

经方修习日记

——我 是这样学习中医的



上架建议 中医学·中医临床

ISBN 978-7-5067-5051-6



9 787506 750516 >

责任编辑 董旭

封面设计 雅阁

定价：29.80元

- (二) 战胜癌痛 / 113
- (三) 食道合并胃癌治疗过程与反思 / 118
- (四) 几个癌症病人的不同选择 / 148

四、杏园杂谈 / 154

- (一) 人为什么会生病 / 154
- (二) 浅释经络、血脉与神经 / 157
- (三) 揭示伤寒致病之迷 / 160
- (四) 至关重要的人体恒温 / 163
- (五) 糖尿病是怎么回事 / 165
- (六) 论火与热 / 172
- (七) 端午节话养生 / 175
- (八) 联方论治鼻窦炎 / 180
- (九) 略谈癌症及治疗 / 183

五、讨论与交流 / 187

后记 / 224

- 经方学习心得笔记（上） / 224
- 经方学习心得笔记（下） / 235

错药伤了身体后，终自己一生也没能完全复原的苦衷了。虽如此，但我的身体不可否认比原来好多了，很少感冒，能吃能跑能熬夜，由原来的完全不能喝酒，变得有一些酒量了。还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我终究会让这个身体变的和常人甚至比常人健康。随着我对中医的深入和信心的增强，就开始尝试着给自己的亲戚朋友看病，有效率大大增强，但究竟如何，毕竟需要临床实践。

我的临床比较顺利，也可以说是幸运。我工作的附近有一个诊所，诊所的医生叫方健，是中医本科生，在市中院工作五年后，自己开诊所已有五年，非常喜爱中医，拜本市十大名中医之一为师。我有时去抓药，就聊几句，他感觉我说的比较有理，且跟他学的有很大不同，就叫我试治几个病人，他按照我说的执笔开方，效果出人意料的好，于是一发不可收拾，有疑难病人就叫我去，或打电话问我，或为我预约重病人，我们共同商量治疗办法，由他执笔开方，我实际起到的是咨询的作用，但毫无疑问是让我得到了临床的经验。

这种情况到现在已有一年多，治过的病人很多，且主要是疑难重病。我们双方都很感谢对方，我感谢他给了我难得的临床机会，使我的医学不再流于空谈；他感谢我把他导出了迷惘，找到了中医的根，医术大进，治病有效率大大提高了，现在基本上只愿用中医中药给病人治病。说觉得踏实，说原来因中医无效时多，故多用西医西药治病，现在觉得那时的做法有骗人的感觉。

2009年上半年，我有幸认识了泸州医学院附属中医院的陈隆晖教授，深服其道德学问，拜于门下，于业务时间跟师学习，老师对我寄予期望和厚爱，倾其所教，毫不藏私，让我随时在附属医院门诊实习，并常带我外出义诊，让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病人，增加临床经验。对我在方健诊所的试习，老师知道亦很认同，并对我和方健作了很多指点，要我们注意病案的收集，教我们如何撰写规范医案等。因此原因，我和方健以师兄弟相称。

后面我将会整理一些我经历的医案，供众位医学爱好者交流和参考，但我并不过多的解释医理，大家从病症和用药中去体会，也许更好。欢迎大家给我提问题，以让我们在探讨中进步。

二、临证医案记

(一) 感冒之后唇溃烂，食疗奇方一用灵

注：《圆运动的古中医学》温病本气篇，乌梅白糖汤：大乌梅 6 枚、白糖 15 克。白糖能补中而不横滞，与乌梅酸甘生阴，最宜温病虚证。扁鹊三豆饮：黑豆 150 克、绿豆 150 克、红豆 150 克，另外再加 60 克甘草，白糖适量。此证，外证与乌梅汤证同，但脉不洪虚而虚小。虚小者，木气本虚，一经疏泄便无力也。黄豆黑豆，养木气中平疏泄，兼降胆经养津液。绿豆养木养中，兼清肺热。故服之而愈。乌梅汤收外以安内，三豆饮养内以和外，皆温病初起虚证的极效方法。

自从用小柴胡汤、桂枝汤加减治了几例病人显效后，方健看我的眼神多了一丝崇敬，他说：原来治病可以这么简单，看来我应该学经方治病了，陈师兄，你以后要多指点我。我说：你愿学经方是好事，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参考书和学习建议。下来后，我给方健提供了黄煌的《经方杂谈》、刘力红的《思考中医》、郝万山的《伤寒论讲座》、余国俊的《名医是怎样练成的》等实体书和电子书。每天下班如没事，我就到他的诊所坐坐，交流交流。遇见疑难杂病他不知如何处理时，就打电话给我，在电话上询问或叫我抽空过去诊断。这天上午，我在办公室（我的办公室一个人），他又打电话来了：陈师兄，我这儿有个病人，是个六七岁的男孩，感冒后嘴唇干而脱皮，已经来过我这儿三次了，这是第四次，我前面用过时方清热解毒的办法、用过经方小柴胡汤和解的办法、打针输液都搞了，病没好，反而越来越重了，口皮

五六岁的男孩过来看病，于是给孩子看病，孩子是咳嗽，我们两人合诊，就开了个桑杏汤的加减方，方健开好方就去抓药去了，这家伙只想节约成本，不请一个员工，只好自己抓药，有时忙得够呛，也让病人久等。

那妇女没事便和我说话，慢慢对我信任起来，把手上的袖子卷起来对我说：医生，你看看我这个还能治么？我一看，卷开的手臂皮肤上有一个一个豆大的红斑，不突起。病人又把另一只手及裤脚也卷起来让我看，和手上的差不多，并说全身都是，起头已有一年多了，在本市医学院附属医院和成都华西医院都治过了，钱医了上万，但没有效果。我说你这个病我们可以试试，你愿意治吗？她说当然可以。诊：脉弦、略数，舌质淡、略胖，眠差，情绪不佳、饮食二便基本正常。开方二付，组成大约是：桂枝、白芍、麻黄、附子、细辛、黄芪、白术、荆芥、防风、蝉退、乌蛇（具体药量我记不清了）。

我口述，方健写方，边写边不时透过眼镜描我一眼，当场不好说什么，等妇人拿药走了（留了联系电话），才松口气对我说：陈师兄，你这方子太玄，反传统，我没有看见治皮肤病这样开方的，我也有不少治皮肤病的方子，也看过我老师治皮肤病，却都是从养血活血、疏风散结、清热除湿的方面来治，大忌辛热，你这方子又辛又热，道理是什么？能治好她的病么？我看他的样子有迷惑也有怀疑，只得解释说：皮肤病病在表，有湿热、风热、风燥、风湿等类型，但根子还是营卫虚弱和不调，营不足难以养肌肤，卫不足难以抗外邪，营卫不和则邪不能透出。根子的根子却是表气不足，若不助表，过于疏风、除湿、清热则益耗表伤表，益血解毒效果也有限。本方是桂枝汤、麻附辛汤、玉屏风散加减组成，桂枝汤加强和调和营卫；麻附辛汤从少阴太阳、从里到表驱寒除湿、解郁、通表、强卫；玉屏风散加蝉蜕助卫气而固表；乌蛇驱风除湿止痒。如此则气血里外通达，肌肤得养而表病自除。方健听了，半信半疑。

两天后的下午，我再到诊所，方健见到我马上高兴的说，上次那个皮肤病的妇女已好了一大半，刚才又来拿了两付药，我叫她多拿一付药她都不干，

（五）岳父发作高血压，引火汤后加金鼎

注：陈士铎《辨证录》卷三：人有咽喉肿痛，日轻夜重，喉间亦长成蛾，宛如阳症，但不甚痛，而咽喉之际自觉一线干燥之至，饮水咽之少快，至水入腹，而腹又不安，吐涎如水甚多，将涎投入清水中，实时散化为水。人以为此喉痛而生蛾也，亦用泻火之药，不特杳无一验，且反增其重。亦有勺水不能下咽者，盖此症为阴蛾也。阴蛾则日轻而夜重，若阳蛾则日重而夜轻矣。斯少阴肾火，下无可藏之地，直奔而上炎于咽喉也。治法宜大补肾水，而加入补火之味，以引火归藏。方用引火汤：

熟地三两、巴戟天一两、茯苓五钱、麦冬一两、北五味二钱、水煎服。

一剂而火自下归，咽喉之肿痛全消，二剂即痊愈。

阴蛾治法，古人多用附桂，此偏不用以出奇。

一天下午刚上班不久，就接到老婆打来的着急电话：老公（实际称呼不是这个），爸爸高血压又发了，弟弟说很严重，打算送到医专（医学院附属医院）去，你看咋办？我说：别着急，我先问清楚再说。我马上打电话到小舅子那儿（小舅子和岳父母住在一起），小舅子说：老爸高血压发作已经五天了，发作前几天就心情不好，发作那天为一件小事发了火，结果头晕脑胀，我们看事情不对，赶紧送到社区门诊区，一量血压是130~180mmHg，就在门诊输液并拿了药，医了四五天，血压也没降下来，今天上午一量，反而升了，是140~190mmHg。医生说，现在也没有什么好办法，不敢强行降压，怕出问题，叫我们另想办法。我听人说：先不忙，我下班过来看一下再说。

我岳父住处接近城中心，离我家有两公里多一点，他们虽然知道我最近在跟师学医治病，但并不相信我有啥本事（我医病的时间也太短了，好象是

突然之间的事)。所以，并没有告诉我。现在告诉我们，只是和我们商量住院的具体事宜，因为岳父性急，先前并没有告诉他病情，怕一旦告诉他说要住院，心里一急，血压更高起来。

我们下班后就马上过去了，给岳父按常规进行了诊断，情况是：脉弦数，有力，尺脉不耐重按，舌质淡红，苔不厚略黄，舌根稍厚，头有点晕，上下楼比平时困难。另外要说的是我岳父身体胖、体表实、大腹便便，说话声音宏亮，能吃能喝，酒量很大，只是大概在五年前的一场突发高血压加冠心病后，才不敢喝酒了。吃东西也控制了些，但还是很能吃。最近检查出来的有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等，并有便秘和痔疮。诊断后，我说，先用中药调理一下看看。小舅子见我不提住院的事，也不好提。我开的药方是引火汤加减：

熟地 90 克、巴戟天 15 克、肉桂 3 克、附片 3 克、茯苓 15 克、麦冬 15 克、五味子 6 克、党参 15 克、白术 15 克。水煎服，另用吴茱萸粉碎调醋包脚心。

我亲自去药店捡药，拿回来煎好制好，看岳父吃了药，包了药，我们就回家了。结果是，第二天下午，血压降到 110 ~ 150mmHg，第三天下午降到 90 ~ 130mmHg，这已是他平时的血压了，以后就在这个上，不降了，也不升了，只是吃了三天后，说有点心慌，我便开了：桂枝 9 克、茯苓 9 克、干姜 9 克、甘草 6 克，此方为黄元御《四圣心源》金鼎汤、乌肝汤、达郁汤等的方根，用桂枝以舒肝达木，茯苓、甘草泻湿培土，干姜扶脾阳。另将原方熟地减量到 60 克，两方交换吃，不再包脚心，就没出现心慌了。后来，又让他继续吃了半个月的药巩固。

我岳父的体质一直很好，一生少感冒，说话声如洪钟。他的病实际上是吃出来的，大鱼大肉加大量喝酒，喝酒生湿热，肥腻生痰湿，湿热痰湿夹体内，气血皆浊，自然高血脂、高血糖，加上性子急，看当前今不如昔，爱管闲事，爱生闷气，进而高血压就顺理成章了。中医没有高血脂、高血糖的称法，体内多余的营养、水分和垃圾，结聚在一起统称为痰湿或痰瘀，如果有

们一见如故，在我的请求下，蒙他同意收我为徒。他的专业是耳鼻喉科，是国家某个特色医疗的创始人。他是西学中的，力图实现本专业真正的中西医结合，虽然在我看来很难，但也佩服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持。他每周有半天坐门诊，我便方便的时候抽出时间跟他实习。

他的门诊很热闹，让我觉得如今患耳鼻喉疾病的人是如此之多。虽然是中医院，但大多数人都是接受的西式疗法，若说有用中药的吧，那也多是中成药，在我看来这也不叫中医，我的观点是只有用中医的思路治病才叫中医，即使用的是西药或高科技仪器检查。用西医的思路治病就叫西医，哪怕用的是中药或中成药。这种情况我师傅也很清楚，但因有深刻的体制原因，不是他能扭转的。有时有人想吃中药的，我师傅便叫我开方，他看后或改或不改，在方子上再签上他的名字就可以了。但有时也有麻烦，比如有次我的方子中有附子也有半夏，病人拿到药房就被退了回来，不给捡，说附子反半夏。师傅最后给改了，没要附子，才给捡了。我很奇怪，药房只机械的知道十八反，却不知附子与半夏在经方中也是常常同用的，而且连教授签字的方子都不能通融！在门诊实习了几次，开了些药方出去，因为没有回访，也没得到反馈的信息（也许有复诊的，但再来时我可能都不在，又不方便查复诊记录），所以也不知道效果如何，没有特别的印象。记得的有一例，就是治疗一个美女的红鼻头。

这一天，遇见一个师傅的熟人来看病，是个三十多岁的女子，风韵犹存。一看就是鼻子的问题，因为整个鼻头都是红的，一来就说开了，说X教授，我这鼻子只有靠你了，其他地方都看过了，早晓得他们医不了，就该一开始来找你的，一个多月了，太难受了，鼻子不通，干痛不说，顶个红鼻子，也太难看了。师傅用鼻腔镜给他作了检查，问了些情况，觉得用西医的办法也只有抗菌消炎，和她以前所看医生的医法大同小异，没啥特效。便问她：你是想吃中药还是西药。女人说：我想治断根，就吃中医吧。于是师傅就叫我给她开中药。在师傅检查的时候我已诊视过了，便马上提笔开方：

麻黄6克、苍术15克、荷叶10克、细辛6克、玄参30克、黄芩10克、

薄黄，体形偏瘦，文静，缺朝气，自述经痛、经少而期长。我问：有没有过流产和刮宫。回答说有过两次。我心中已知大概，便口述一方：

桂枝 15 克、白芍 15 克、茯苓 15 克、丹皮 15 克、桃仁 15 克、三七粉 10 克（吞）、生水蛭 10 克、蒲公英 30 克、地丁 15 克。水煎服，一日一剂。

方健问立方大意，我说：小茹的病是多半是流产和刮宫留下的病根，伤了气血后又恢复不好，还有血瘀，久瘀化热，与下焦之湿相结而为湿热，乃是虚中夹瘀夹湿夹热之证，难解难化，故用桂枝茯苓丸加减而治，桂枝茯苓丸是经方中有名的活血化瘀方，其中茯苓亦兼除湿，久瘀必用水蛭，活血生新首推三七，故另加三七、水蛭增强活血化瘀之力，加蒲公英、地丁清热解毒，二人见我说得头头是道，便高兴的按方抓药。

大约一周后，我见面问方健小茹吃药后效果如何。方健说：效果还是不错的，小茹说感觉腰部轻松些了，白带也基本正常了，但这两天月经来，还是觉得痛，量还是不多，只比原来多一点。我说，再吃几付看看吧。方健问，月经期可不可以吃。我说可以，因吃药的原因，经流量会大些，但不是经量正常了。

后来，小茹又断断续续吃了一个月的药，开头效果好点，后来就没什么明显效果了，我很挫折。但过后不久，我就有了办法，我按经方自制了“大黄廔虫丸”，组成是：制大黄 75g、土鳖虫 30g、水蛭 60g、虻虫 45g、蛭螬 45g、干漆 30g、桃仁 120g、苦杏仁 120g、黄芩 60g、生地 300g、白芍 120g、甘草 90g。炼蜜为丸。加在原方里让小茹吃，一日二丸，这下效果就出来了，据方健说：吃了十来天的药后，小茹月事便来了，差不多完全正常，腹痛不明显，经量多，有少数瘀块。后把汤药改为八珍汤，气血双补，小茹在下一个月经来时便完全正常了。而且人也似乎变了模样，面色红润，肌肤变白，人更漂亮，性格也比以前开朗多了。我恍然悟到，原来月经与女人的美丽严重相关。

以后，我们又遇见了几个类似的病例，都用这个方法很好的解决了。我觉得，在这里有必要告诉年轻的妇女们，切莫轻易流产和刮宫，因这个原因

印店老板只收了我一半的钱，说你治好了他的病，所以优惠我。女儿说话时，看我的眼里多了一分敬佩之意。我心里暗自得意了一下。

比较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个案子，病人是一个风水先生，四十多岁，小个子，瘦瘦的，较精明的一种类型。喉咙痛，时间有一个多月了，本市大点的医院都去过了，越医越痛，实在没有办法了，便自己想办法，根据别人介绍买了麝香、熊胆等药配来吃，不但没效，而且病更重了，喉咙都起泡了。我和方健边诊脉边问：你得病之前是不是吹了风，受了寒？他说：我的工作就是在山上跑，很容易受风寒，但什么时候受的不是很清楚。病人脉寸弦尺沉细，舌象没什么问题，二便调，咽喉不红。我问他：你治这病已花了多少钱？他说：少说已有三千多了。我便开玩笑对他说：我包治好你，你用那个的十分之一给我就可以了。他连声说：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你只要给我治好，再多点都可以。我说：开玩笑的，用不着。我断为少阴喉症，方用半夏散及汤：桂枝 25 克、甘草 15 克、半夏 15 克。方健在一旁插言说：陈师兄，可不可以加麻黄、附子、细辛。我一听，心想，这兄弟进步还很快的，便说：也行，但麻黄不必加，只附子、细辛就行了，只不过原来开的三样药量就要变了，于是定方为：制附片 10 克、桂枝 15 克、甘草 10 克、半夏 15 克、细辛 6 克。两付。药不到 5 元钱，方健狠心收了他 10 元钱，说是要加点诊病费，要不都这么便宜，开店就亏本了。

三天后，风水先生的病完全好了。来诊所要兑现那十分之一，方健推脱了，说：陈师兄当场给你说了的嘛，那是和你开玩笑的。风生先生很过意不去，后来便推荐了好几个病人来看病，而且又给他治好了十多年来春季定期发作的皮肤病。

（十一）岳母得了甲流感，伤寒温病方齐上

注：1. 三仁汤。《温病条辨》：“头痛恶寒，身重疼痛，舌白不渴，脉弦细而濡，面色淡黄，胸闷不饥，午后身热，状若阴虚，病难速已，

也没事，我知道我这下真的好了，所以我非常感谢你，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说，我决不推辞。今天咱哥俩不醉无归。我说：你不必客气，举手之劳而已，你还要继续保重身体，虽然能喝酒了，但喝多了是容易复发的，我们适可而止吧！当晚尽兴而归。

（十四）中药治感效果好，少女写诗叹神奇

那些神奇的中药

焱·小海豚 发表于 2010 年 05 月 26 日 21:52

第一天在街上晃悠，吹东南西北风。

第二天睡觉的时候没盖被子，凉风嗖嗖，又懒得动，于是第三天起床就流鼻涕，然后头晕，打喷嚏，我本想捱几天就好了，结果正好是国卫复检每天要游街。只好考虑吃药，就想到白加黑，打电话给办公室姐姐求助，她给我带来一包三无产品，据说是自家医生（她老公喔）开的中药。

是那种小小的圆圆的棕色的小丸子，一包得有 100 粒吧！倒进嘴里，再喝点水，药丸子上的上，下的下，不中不间的也有，整个一游泳池，满口钻，好难吞！我吞了好久……

吃了就跟没吃一样，完全不觉得身体有负担的感觉，以前吃感冒药都会嗜睡呀，精神不好啊什么的，这个药却完全没感觉，第二天就好的差不多了，于是第二包药都没吃完，吞了半包，还剩一些，留着，以后再用，中药的神奇哇，搞的我都想去翻翻《本草纲目》了。

话说某人专业是中药栽培呢，羡慕。人家不就是高数考差了点嘛，话说，高数是什么树。

这是老婆办公室的同事妹妹发表在 QQ 空间的文章，她吃了我老婆带给她我自制的备用药丸，很简单的把感冒治好了，一高兴就写了一篇自由诗发表在空间里。我给她吃的药其实不是专治感冒的，而是治鼻炎的，叫通窍丸。专治风寒感冒引起的鼻塞，流鼻涕等。当然也能治风寒感冒。我平时把药买

是不是好了呢，我得再问才知道。

后记：老太爷的老寒肩在之后虽然又有了好转，但仍感觉没好完，在阴雨天时有时会出现酸痛。后来我让方健开药自制了一种“补肾通络丸”的药让老太爷吃，老太爷又尝试了一次气脉打通的感觉，吃了个把月，这才觉得真利索了。

（十七）慢性鼻炎夜不眠，一片燥热仍扶阳

一个认识一年多的朋友，其老婆小莉患慢性鼻炎多年，平时间歇性或交替性鼻塞流涕，发作时便两鼻全塞，张口出气，彻夜不眠。2008年还没认识我之前就到医学院附属医院动了手术，动手术刚开始好一点，几个月就没用了，发作起来仍和原来一样。我们认识后，在她有一次发作时，我给了她一包大约能吃五天的自制鼻炎胶囊，吃了两三天居然就没事了，便把剩下的留作备用，因为没完全好，还不时有鼻塞，便拿出来吃，吃了就会好些。

2010年春节后一段时间没有联系，有一天我又接到朋友打来的电话，说：陈哥，晚上有空吗，小莉的鼻炎又发了，我想让你再给她看一下。我说：晚上在家里，你们过来吧。晚上，我们吃过饭不久，他们二人自驾车过来了。我一看，小莉面容很憔悴，坐定后，我一边给小莉切脉，一边问情况。小莉说：这次的鼻炎已发作近一个月了，因离我较远，就没想来打扰我，便在周围的医院和门诊开中药吃，他们对西药已不再相信，认为只是暂时起作用，且副作用大，不能治本。但是吃了好几个中医开的中药都没什么效果，现在已经难以忍受了。发病以来，近一个月没睡一个好觉，由于只能张嘴呼吸，所以，现在口干舌燥，喉咙肿痛，口臭而饮食无味。观舌，只见舌瘦长，舌质略红，舌苔薄白，表面黄而干，脉细玄而数。我认为是风寒夹湿，上犯清窍，郁而化热，又因脾虚胃弱，津不上承，肺失肃降，肝气郁滞，致病久不能愈。虽然舌脉皆有热象，但并非重点。治应宣肺解热、助土生金、补虚通

晚吃药后就想睡，今天早上有点不想起来，除颈下有点痛外，其他都觉得没什么问题了，早上吃了两碗饭（几天来没怎么吃饭）。并问：现在已吃了两次，剩下的药不多了，还煮不煮第二付药。我当时没见人，也拿不准表解得如何了，心想再吃两次应该没问题，反正我们晚上还要过去开下一步吃的药。便说：可以煮第二付药，再吃两次看。说了后，心里总觉不踏实，但又不好马上收回。果然，在中午两点过后，就接到岳母的电话，说喉咙又开始痛了，仍是火辣辣的，牵扯耳心痛，太阳穴也痛了。我赶紧说：药先别吃了，我们晚上下班后就过来。

晚上下班到岳母家，岳母躺在床上，岳父脸色不太好，似乎对我又似乎对大家说：我说早点去检查，知道清楚点，也好想办法。这种病拖不得的，严重了要封喉的。搞得我很尴尬，便说：这病是寒包火，要分两步走，现在寒去了，热毒发作出来了，是正常的，不是加重了，继续吃中药会好的。岳父并不理解，说：到大医院检查，至少还知道是啥病，出了问题还可抢救。都是你妈犟，叫她去医院，她就是不去。我只得说：这样吧，我再开一付药，如果明天还没好转，你们把妈妈送到医专（附属医院的俗称）去我也不反对。再诊时，见岳母舌苔黄厚水滑，脉实数，便以三仁汤合银翘散化裁加减：乌梅30克、白芍15克、黄连5克、薏仁30克、蔻仁10克、杏仁10克、滑石20克、厚朴15克、银花15克、连翘20克、芦根15克、砂仁10克、桔梗10克、牛蒡子20克、甘草6克。加乌梅是为柔肝敛火，加白芍解痉止痛，加黄连清热燥湿。这只是机械的解释，实际的作用是很难说清楚的，我在用药时也不是在分析清楚每样药的用途后再开药，往往是思维分析与直觉相接合的。这次已是背水一战，无效的后果，可能就是岳母住院开刀，身体承受摧残，再留下一些后遗症，然后，岳母一家不再信任我。

结果，我担心的情况没有出现，岳母吃药后的效果又是出人意料的好，第二天早上又好了一大半，不怎么痛了，我叫她继续吃。岳父也没再说什么了，中午，舅子又去照方抓了两付药。这样安然过了三天，正当我认为岳母的病会这样一直到好的时候，6月1日，岳母又打电话给我，告诉我说，从

变化，要去检查也可以，但也该给我说一下呀。岳母说：我们想检查拿出结果后再来找你拿药吃。我一想，他们在那儿不知要等多久，这个还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怕他们听信了医生话，做些没必要的检查或治疗。于是对岳母说，你在那儿等一下，我给我老师打个电话，看他有空没有，我让他给你检查。于是我打电话给老师，他说在院内科研室，听我说了情况后，叫我带人过去。

我和老婆打车去接了岳母（岳父等得不耐，自去转街去了），到了老师那儿，老师就教研室的工具和设备给岳母作了认真检查，认为是甲状腺的问题，建议到附一院核医学科去作个检查。我私下问老师，有没有可能是恶性的，老师比较肯定的说不是，如果是恶性的话，肿得更快，而且开始阶段不会痛。嘿嘿，我把这个记下了。

核医学科我还是第一次听说，我们在附医一院门诊（西医）拥挤的人海中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了。坐诊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医生，副主任医师，大致给岳母看了下，就说需要验个血，开了个验血单，划价两百元，我心里感叹了下，这个验血也涨到这个价了哇。老婆关怀心切，便问医生，这病好治吗？要吃些什么药才好？医生说，有长期吃的，有一次性吃的。长期吃的药要吃一年到一年半，一次性吃的只吃一次就行了。我一想，如果这样，谁还会选长期吃的呢？正想着，老婆已先问道：一次性解决当然最好了，但有什么副作用没有？会不会有后遗症？会不会复发？如果都不会的话，那么大家都应该选一次性的。医生从容的说：没啥副作用，没有后遗症，决不会复发，也有些不选一次性服药，主要是一次性交费贵了点，但比起长期吃药其实要便宜，只是有的人不愿一次付出而已。我问医生：那个一次性服的药是什么药呀。医生说：就是¹³¹碘。边说边随手在桌上拿了一张介绍给我，我恍然大悟，原来是这个。没再说什么，便带着岳母去抽血室化验，医生抽血后说要下午3点钟才能拿结果。

从抽血室出来，我们边走边讨论，岳母首先不接受吃一年和一年半药的治疗方法，但对一次性的¹³¹碘治疗方法认为可以，虽然钱多一点，但只要治好病，也不是什么问题。我给岳母说，¹³¹碘治疗我知道一些，属于损伤性治

疗，治愈率没问题，但却把甲状腺彻底破坏了，造成永久性甲状腺功能减退，也就是甲减，需要永久服用补充甲状腺素的药。岳母突然想起岳父的妹妹得过甲状腺病，何不问问。于是马上打电话过去。小姑妈的一席话让她彻底打消了念头，姑妈说她就是后悔用了¹³¹碘治疗，治疗后浑身无力，没有精神，下肢浮肿，干啥子都没兴趣，不能断药，断了药更严重。

我和岳母说，其实用中医治疗甲状腺肿大是完全可以的，前面十多天你不是消肿了吗？吃药时病有反复也是正常的，我重新给你开药你再试试吧。幸好岳母对我还有点信任，因中午要去赴一个朋友的宴会，现时间已是11点过了，便站着给岳母把了下脉，觉得脉已不数，也不那么弦了。舌苔白腻，脸色有点青黄。我似乎明白了上次开的药错在哪儿了，上次开药时，岳母已说胃口差了些，显然已经伤到了胃气，只因我认为其颈部结节未消，想一鼓作气攻下来，犯了过激的错误，大量的清热解毒和攻坚破积的药显然让岳母的中气更伤，气机不和，正衰而邪伏，矫枉过正了。于是，到药店买了一袋小柴胡颗粒冲剂，对岳母说，你回去就只吃这个冲剂，一次两包，我晚上再另给你开药拿过来。

中午参加过朋友的午宴后，赶到方健诊所处理了一个鼻咽癌转淋巴瘤的病人，便思索怎样给岳母开方。甲状腺在中医辨证中属少阳经范畴，现病出现迁延，病不在太阳，阳明证亦不显，显然也未入三阴，多半应该是少阳之证，虽未有口苦、胁痛、寒热往来等少阳证的典型症状，但听岳母说呕了两次没呕出来，加之病位在少阳经。《伤寒》有曰：少阳证，但见一症便是，不必悉具。于是决定用小柴胡汤，而且开以原方，不用加减。即柴胡24克、黄芩10克、人参10克、半夏（生）10克、生姜15克、大枣6个、甘草6克。在方健处抓了两付，回家亲自按仲景法煎药，得药汁刚好装满一个空矿泉水瓶。正煎药中，舅子打电话来了，说他去拿到了岳母的验血结果，其中只有去甲状腺素异常，比参考值偏低。原来不是甲亢，而可能是甲减，真是出乎意料。

晚饭前我和老婆至岳母家，见岳母的精神不错，我问她吃了小柴胡颗粒

午下班后，就赶到了岳母家。岳母买的小柴胡汤还有一剂没煎，我叫他继续将它煎好吃完，消瘰丸则用海带洗净切丝，煎汤送下，一日三丸。

这次吃药的效果是很明显的，18日早上我打电话问情况，岳母的病已大为好转，疼痛已不明显，颈下的肿变软并消了很多。今天（19日）早上我再问，岳母告诉我昨天一天都没有痛，平时最容易痛的是早上，但今早也没有痛，肿已基本消了，只用力按时，有个地方还有一点轻微的痛。

看来，张锡纯的消瘰丸还真是对了证，依此看来，可能不用吃完我带去的100粒药丸，岳母的病会全好，我把剩下的药制成丸子，再得100多丸，以备后用。

几天无事，正当我认为岳母的病完全好了的时候，24号上午老婆又打电话来说：刚接到爸爸的电话，说这两天妈妈的颈子又开始痛了，爸爸又着急了，鼓动妈妈去动手术，妈妈不同意，爸非常生气，说这个病他问了好多医生，都说要开刀才行，某某（当医生的亲戚）也说了要开刀，你们和你妈犟起不开刀，看到时老火（严重）了咋办！我说，别紧张，晚上过去看看。

岳母的身体状况我大体清楚，不用再诊，只要正确辨析病情的转归，就可以先开方，买好药再过去。此病看来用消瘰丸还是不能竞功，我分析岳母乃寒性体质，颈痈痰瘀重于血瘀。消瘰丸活血攻坚之力重而祛痰之力不足，龙胆草苦寒之性则更于祛痰不利。此际当重用祛痰化瘀之方治之，乃用陈士铎之消串丹。

白芍30克、白术30克、柴胡6克、天花粉9克、茯苓15克、陈皮3克、附子3克、甘草3克、蒲公英9克、紫贝天葵15。水煎服。

士铎曰：盖瘰之症，多起于痰，而痰块之生，多起于郁，未有不郁而能生痰，未有无痰而能成瘰者也。故治瘰之法，必须以开郁为主。然郁久则气血必耗，况流脓流血，则气血更亏，徒消其痰，不解其郁，但开其郁，而不化痰，皆虚其虚也，不能奏功。

此方妙在蒲公英与紫贝天葵为消串之神药，然非佐之以白芍、柴胡则肝木不平，非辅之以白术、茯苓则脾胃之土不健，何以胜攻痰破块之烈哉，惟

有攻有补，则调济咸宜。得附子之力，以引群药直捣中坚，所以能愈宿疾沉痾于旦夕耳。

岳母服此方后，感到一天好过一天，信心大增，所以从未断药，连服十余剂。到7月10周六晚，我们过去趁饭，岳母说她完全好了，而且吃了这个药后，胃口也变好了些，原来长期颈羸，手膀酸软也好了很多，问我还可不可以吃，我亲自检查了一下，颈部已如常人，完全没有疙瘩，我很高兴，说：药还可以多吃几付，巩固一下最好。

岳母的再考验，到此才算通过，监考官是严厉的岳父。

（十九）伤寒专方效力宏，二爹郁证不日安

注：柴胡加龙骨牡蛎汤，《伤寒论》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：伤寒八九日，下之，胸满烦惊，小便不利，谵语，一身尽重，不可转侧，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主之。

柴胡四两、龙骨一两半、黄芩一两半、生姜一两半、人参一两半、桂枝一两半（去皮）、茯苓一两半、半夏二合半、大黄二两、牡蛎一两半、大枣六枚（擘）、铅丹一两半。

5月的一天，我爸爸打来电话说：小平呀（我名字中有一平字），你二爹（堂叔）从广东打工回来了，得了精神忧郁症，你看能不能给他治一下。我吃惊道：二爹得了忧郁症？你怎么确定的？爸爸说：他跟你弟弟原来的样子差不多（我一个弟弟原来曾得忧郁症，拖累家人两三年，后来基本平复，但仍有反应迟钝的后遗症），听说去年就有点不对头了，不与人说话，爱莫名其妙地发火，最近无故打了老板，家里人才把他带了回来。我一听，好家伙，治这病我可没把握，便推说：这种病不是一两天得来的，治疗不容易，我没啥把握，你叫他家里人在当地给看中医吧。

回过电话后，我的心情却一时平静不下来。我这二爹虽是我的堂叔，但